

山野风物

秋雨涤荡尘嚣，清风携着凉意漫过街巷山野，天地间铺展澄澈丰盈的秋景。秋日的美好，在枝头硕果、田间五谷、水乡珍馐的滋味里，在顺应时节的康养之道中，在文人的诗词雅韵里。

秋日迎来硕果累累的丰盈。乡野间的果蔬滋味醇厚，串联起童年记忆。

白露过后，山野间的酸枣率先染红，缀满青绿枝丫，宛若散落林间的红宝石。儿时的秋日午后，我钻进酸枣林，寻觅枝头熟透的红果。饱满的酸枣圆润如珠，入口脆爽清甜。满载而归的小伙伴们，相互炫耀战果，欢声笑语洒满乡间小路。

捡板栗是件秋日快乐的事。孩童趁着晨昏，在板栗林间细细搜寻。捡来的板栗交给大人，或晾晒风干，或用柴火水煮，焖熟后剥壳去皮，香甜软糯的滋味瞬间迸发，即便被烫得舌尖发麻，也不愿吐出口秋日的甜香。

街头巷尾的糖炒栗子，是秋日标志性的烟火气息。铁锅翻炒，砂糖浸润，炭火慢烘，褐色的栗壳渐渐泛着油光，焦香随风漫溢。趁热剥壳，金黄的栗肉绵密细腻，入口香甜不腻，暖意在舌尖蔓延。

秋日山野的温暖，离不开烤红薯的香甜。三五伙伴在田间以土块堆砌小窑，引燃夹杂干牛粪的柴草，埋入刚出土的红薯。烈火炙烤间，红薯渐渐软糯焦香，出炉时外皮焦褐，内里金黄流蜜，一口下去，烫嘴的温度裹挟着纯粹的甜润，烫得痛快，甜得沁

船那头是你
船这头是我

熊燕(湖南)

1

很想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于遥远的异地，为你摘一片金黄的梧桐叶，折成窄窄的月牙舟，圆满春天迟到的口信。

船那头是你，船这头是我。中间隔着整条银河的倒影。

或者，在风雨敲窗的午后，写一首不押韵的诗，用低声的句子，去钓天边那尾不肯现身的虹。

线放得很长，收不收得到，不重要。

2

别怪我。门没有上锁，只是转轴生了锈。

从记事起，我就习惯在深夜把心事叠好，塞进墙缝，等梅雨季来临，看它们慢慢发霉，长出灰绿的苔。

苔干了，就碾成粉末，混进字词里。

句子写完，连我自己也忘了钥匙丢在哪一年。

有时翻旧本子，突然读到某一行，愣住，像推开一扇早就以为锁死的门，里面坐着多年前的自己，抬头

看我，没说话。

3

你这样定定地望着我，目光像一柄未出鞘的刀。你想知道我胸口那团沉默，还要蜷缩多久，对吗？我不锁门。我知道你的怀抱足够宽，能容下我所有陈年的雨。

可午夜总有风，从窗缝里硬挤进来，带着落叶的齿痕，把梦咬得坑坑洼洼。

我关窗，关灯，关掉所有的缝隙，却关不住影子在地板上慢慢拉长，爬到墙角，蜷成一小团，像另一颗心脏在跳。

而你，我的朋友，那时你正坐在窗下。窗内有暖黄的灯，有热茶，有轻轻的笑声。

这很好，我为此真心高兴。

只是，每个人的窗都朝着不同的方向。

你的窗外是正在升起的日出，我的窗外是还没停的雨。

就算同一个月亮照进来，落你桌上是银的，落我手里，是凉的。

但凉也有凉的好处，至少窗还开着，手还伸着，雨还落着。你那边天亮的时候，记得隔着窗，喊我一声。

锦里诗苑

所有的名字
都曾失重(外一首)
陈仕鑫(安徽)

在第一个音节咬破嘴唇之前
万物是飘浮的尘埃，没有脚裸
那时候，风只是气流的痉挛
石头是大地遗落的硬块

后来，你递给我名为“定义”的锁
把飞鸟钉在“天空”这个词汇里
我们急于给混沌穿上合身的衣服
却忘了它也曾拥有飞翔的权利

本应没有边界
却存在于发黄的纸页间圈养
你看那被命名的玫瑰
正试图甩掉花瓣上沉重的修饰

让我们退回那个喑哑的清晨吧

当语言还未结成蛛网
我也不是你，你也不是你
我们只是两团
失重的谜

心跳

风忽然顿住
空气绷紧成一张薄纸
没有雷声
可震颤从肋骨里漫出来

不敢抬眼
唯恐目光相撞的刹那
惊动体内那只
无处躲藏的困兽

周遭的人声慢慢退远
只剩下沉闷的鼓点
一下，又一下
它不受管束
在胸膛的旷野里
独自，反复奔跑
明明什么都未曾发生

这阵悸动
却迟迟不肯落脚

星轨

李洁君(广东)

他们说 you 是一颗星星，并非坠落，
只是不愿汇入人间的银河。
你的世界自有一套星轨，
不附和众人喧嚣的节律，
言语是隔着云层的光，
轻轻落下，旁人未必读懂。

你将情绪收敛，
安静凝视尘世流转的烟火，
不是隔绝，只是
习惯用自己的频率触摸万物。

世间总试图校准你的弧度，
要你顺着世俗的潮汐起落，
可每一颗星辰，
本就不必拥有相同的闪烁。

不必强行打开紧闭的心扉，
允许光芒，按你的方式散播，
纵使很少与人应答，
你依旧拥有你的宇宙。

夏末的路口

王羽凝(陕西)

晚风从葡萄园漫过来
携青叶清香味，很淡淡
我站在十字路口等候绿灯
卖梨的摊主正收拢秤杆
剩下的几只梨装进网袋
缠在腕间，坠出沉甸甸的分量

路灯亮起来了，光垂落下来
我的影子贴在柏油路面
薄薄的，斜向葡萄园
我就一直站着，绿灯亮了
身后的梨摊已经散了
只剩竹筐的影子，烙在地上
浅浅一圈，被晚风慢慢吹凉

之养胃、滋阴、润燥。

秋风掠过阡陌，金色稻浪起伏，稻香浓郁。

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香。桂花是秋日清雅的味道印记。

桂花是秋日美食的百搭之物。桂花糕是秋日经典雅味，入口细腻绵密，甜而不腻，清而不淡。一方桂花糕，一杯桂花清茶，静坐窗前慢品时光，是秋日惬意的闲适。粉糯莲藕灌人饱满糯米，文火慢炖至软糯，淋上桂花蜜，蜜香、花香、藕香交融，食之滋养身心。

在酒酿中撒上一把金黄桂花，酒香醇厚，花香清雅。闲暇时煮一壶桂花酒酿，温热入口，暖意融融，舒缓身心疲惫。好友秋日小聚，以桂花酒、桂花茶为伴，赏秋景、品秋味、话家常，尽享秋日清欢。

新鲜秋梨脆嫩多汁，清甜爽口，亦可切块加冰糖、银耳慢炖，熬制成秋梨膏、雪梨汤。

诗人踏秋而行，品味而吟。“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蕨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苏轼一首《摘菜》道出秋蔬之美、素食清欢。霜露浸润的秋园蔬菜，蓬勃茂盛，清香爽口，在苏轼眼中，胜过珍馐肉食。他的诗作《浣溪沙·咏橘》描写秋橘之美：“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剥开橘皮，芳香的油腺如雾喷溅。橘肉入口，汁水在齿舌间如泉水流淌。

舌尖上的每一味秋韵，都是自然的时序密码，都是人间的烟火暖意。岁岁秋风至，年年秋味浓。

清风辞暑 秋意初安

曾正伟(甘肃)

烦闷。

乡间的处暑，最是富有诗意。田畴之上，稻穗渐渐饱满，染上淡淡的金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漾开层层秋波。暑气渐消，夜雨悄然而至，淅淅沥沥，不急不躁，洗去枝叶上的尘嚣与燥热。雨后的天地格外澄澈，远山如黛，流云舒卷，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苗的清新，温润又治愈。

秋日的声响，亦在此时慢慢更迭。聒噪了一夏的蝉鸣渐渐稀疏，断断续续，终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秋虫细碎的低吟，深深浅浅，远远近近，藏在草丛和院落间，温柔绵长，凑成一曲舒缓的秋夜小调。白日的喧嚣慢慢沉淀，夜色愈发静谧，晚风微凉，星河清朗，人间的节奏，悄然慢了下来。

处暑从不是骤然的寒凉，而是温柔的过渡，是天地留给人间一段从容

的时光。它不似立秋的仓促，也不似白露的清寒，只是缓缓收束盛夏的热烈，慢慢铺垫秋日的温柔。万物由肆意张扬的繁茂，走向沉静内敛的丰盈，山川草木，皆褪去浮躁，归于安然。

人心亦如四时。盛夏的热烈莽撞，是年少的意气风发；处暑的温和平静，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历经一夏的燥热奔波，恰逢处暑，恰好可以放缓脚步，安抚心绪。我们不必追赶春夏的繁华，也不必焦虑秋日的微凉，只需顺应时节，接纳天地的温柔更迭。

秋风渐柔，天高云淡，处暑的人间，烟火温柔，岁月安然。所有的燥热与焦灼都已慢慢褪去，余下的是清宁与澄澈。愿我们不负秋日风光，抛去浮躁，涤荡本心，在渐凉的季节里，静静地感悟人生，积累沉淀！

收藏秋天

苏鸿儒(重庆)

散的秋意——收好。旁人或许不解，几片落叶、一张普通照片，不值得珍藏。可四季轮回自古注定，秋来秋去，从不会为谁停留，没有人能留住一整个秋天。等到寒风四起、白雪覆城，冬日的清冷裹挟万物，满目萧瑟荒凉之时，我翻开书本，打开小盒，看见红叶灼灼、橡果安然，看着那张拍立得，就会清晰记得，今年的秋天，真的热烈、认真地来过。

生活大多平淡庸常，四季更迭来去匆匆，我们常常过完一季，便遗忘一季，日子重复着，慢慢失了温度。而这些小小的收藏，是时光的印记，是生活的温柔伏笔。

收藏秋的落叶、烟火与光影，其实是收藏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秋会落幕，但温柔不会消散。认真收藏每一个秋天，便是认真收藏生活里所有细碎的温柔与热爱。

九月，裹挟金沙江水潮气的江风，在攀枝花——这座全国唯一以花卉命名的城市缓缓铺展开来。

一个天朗气清的周末，我走下 12 路公交车，来到炳草岗大桥南侧，抬眼见整座城市猝不及防坠入一片温柔的粉色包裹。

行道树的枝干斜斜探向江中，枝头缀满异木棉。那不是桃花娇柔的嫩粉，也不是樱花通透的浅粉，是浸透攀西日光的胭脂粉，层层叠叠衬着深绿叶片，连投下的影子都晕着融融粉调。我沿着滨江步道慢行，鞋尖不时落着零落的花瓣，风过处，又一朵花瓣轻轻撞在肩头。花瓣留存着日晒的温度，擦过脖颈，柔软得胜过咖啡馆刚端出的奶泡。

步道出口的树荫下，一位老人守着芒果小摊，竹筐里金煌芒堆成小山，金黄果皮凝着细碎水珠。见我凝望满树繁花，她用带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招呼：“一大早来看花吗？今年花开得格外繁盛，九月刚至，枝丫都被压弯了。”我蹲下身挑选芒果，老人随手拣起最大的一个塞进我的袋子：“送你的，攀枝花的花好看，果子也甜。早些年大家还不识这异木棉，如今全靠它撑起九月的景致，外地游客都爱来树下拍照。”

我拎着沉甸甸的芒果走向江边，江风鼓起塑料袋，芒果的甜香混着异木棉的清芬扑面而来。倚靠护栏，咬一口老人赠予的芒果，清甜汁水顺着下颌流淌。抬眼望去，江对岸的钢厂烟囱飘出淡淡白烟，在粉蓝色的明净天幕下缓缓消散。攀枝花的天空澄澈如洗，满城遍目的粉色繁花，竟将钢铁之城固有的冷硬，慢慢揉得柔软。

行至市东区炳草岗文青巷，夕阳已经西沉，粉色花朵镀上一层暖金。巷口到巷尾排布着各式地摊，花树下，扎马尾的女孩守着摊位，售卖异木棉干花制成的书签，怀抱着吉他轻弹浅唱，是本地音乐人写下的歌谣：“攀枝花的风哦，吹过金沙江，攀枝花的花哦，开在人心上……”

一对新人正在树下拍摄婚纱照，风掀起新娘的头纱，拂过满树粉艳。在摄影师轻声指引下，新郎悄悄握紧新娘的手，笑意融融，飘落的花瓣散在洁白裙摆上，恍若点点粉色星子。

我在台阶上坐下，江面波光渐渐黯淡，满城粉色并未消减，反倒暮色里晕出更为柔和的轮廓。放学的孩童追逐飞薄的泡泡，泡泡浮起，沾染上粉色柔光，触到树干便碎裂消散。卖冰粉的阿姨推车路过，木牌上写着“手工冰粉，加芒果爆珠”。我要上一碗，冰粉清冽，混着芒果甜润，一口尝尽攀枝花独有的滋味。

天色慢慢沉下，我循原路折返。路灯次第亮起，灯火穿过交错花枝，在地面洒下细碎粉斑。挟着江雾的晚风掠过耳畔，衣摆沾了一瓣落花，花瓣边缘尚余落日余温。江风穿巷而来，满城淡软的花香钻进衣襟，将人温柔怀抱。

从来都是花选择城，而非城选择花。这座昔日以钢铁钒钛扬名的川西南小城，被一树树异木棉温柔收编。以钢铁的铮铮风骨，孕育出缱绻诗情。花开落于寻常烟火，百姓在这片粉色里，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欣欣向荣。

我走到公交站准备返程，又一片片花瓣落在肩头。这一抹粉色落下，便把攀枝花的整个九月，妥帖收藏进记忆。尽管来日它会风干褪色，但这座城的粉色，会永远飘荡在风里，留在每一个到访者的心底。

粉色收编一座城

罗辉(四川)

洗心

王秀敏(山东)

当一座城池，褪尽光华
一颗倦怠的心
渴望远离
我，生出几分怯懦
抵不住世间万般喧扰
把痛苦、烦恼、欲望和忧愁
尽数抛却吧
才能遇见澄澈之美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21 期